



## 三十具棺材的島

### 👑 小屋奇遇

五月的某天下午，太陽高掛天空。綠油油的麥田散發出初夏的氣息。

有個女人在原野上匆匆行走。她穿著在鄉村罕見的時髦服裝，臉上雖然罩著面紗，卻掩不住那對晶亮的碧眼和大方的舉止，明顯是來自城市的高雅女人。

她從巴黎搭乘夜快車到達布列塔尼半島的堪培雷鎮，再坐馬車抵達這個叫做「哈烏埃」的小鄉村。在旅社用餐後，安置好行李，便走了出來。她的步伐和神情不像觀光客那般悠閒，反而睜大了眼睛，不時左顧右盼，有時還停下來思索，好像正在尋找什麼似的。走到岔路時，她停了下來，仔細勘查附近的地形。

路旁有七、八棵排成半圓形的大樹。樹下有一幢快要倒塌的小屋子。

「就是那裡了。」

她快步走過去，到了小屋前面卻嚇住了。

「哦！真的有……」

她像見到鬼一樣的打了個哆嗦。原來在小屋的破門板上，有三個英文字母，字母的下面畫著箭頭和一個數字。字母的字體是種獨特的寫法，可以看出是  $\Sigma$ 、 $\Pi$  和數字 9，再加上箭頭，畫成一個獨特的記號。

「為什麼這種的地方會有我少女時代的簽名呢？」

V.H.P.A 是她的姓名維羅妮克·達朱蒙的第一個字母。

維羅妮克在少女時期喜歡用這個獨特的簽名寫信給比較熟悉的朋友。為了不讓別人模仿，她刻意把字母圖案化，以表示與眾不同；但是婚後到現在的十四年間，都未曾使用過。在路上檢到自己少女時代簽名的信封或信紙，或許還不算奇怪；在這鄉村小屋的門上看到這麼大的簽名，就非常值得一探究竟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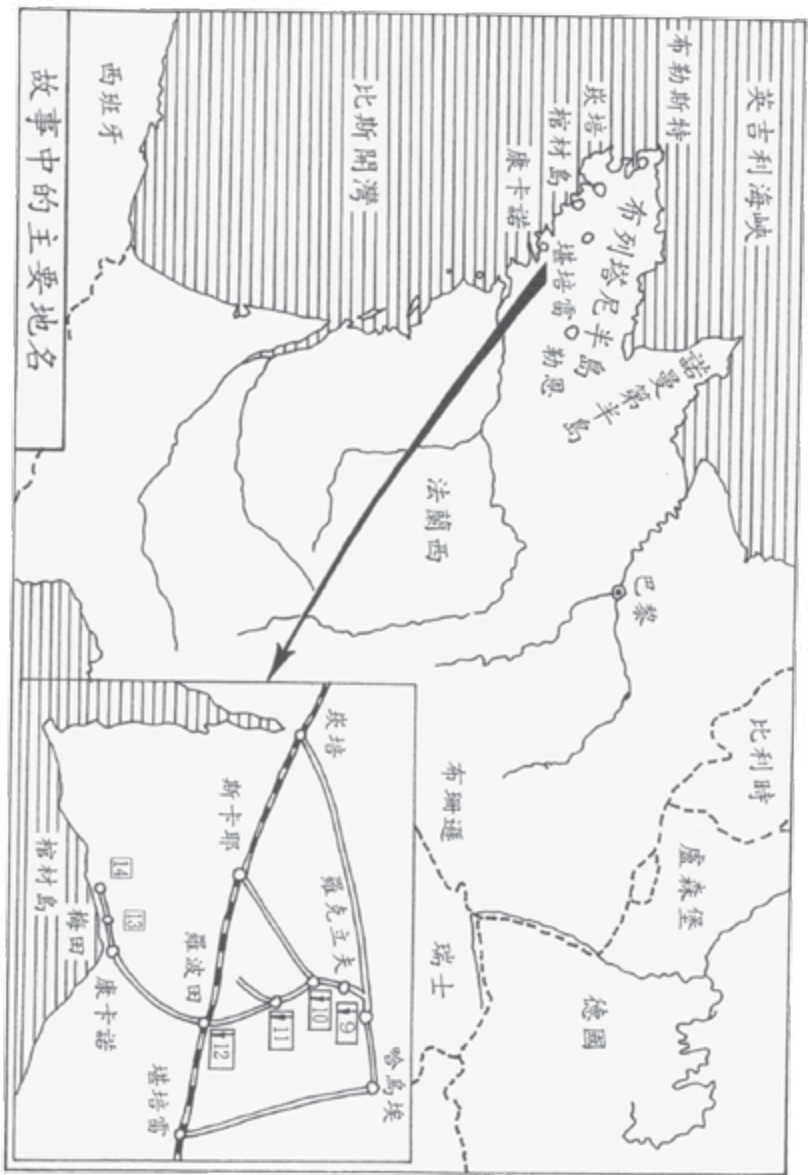
維羅妮克在法國東部靠近瑞士的布珊遜市，開設一間女裝店。她結過婚，也離了婚，目前單身。有一天，她和店裡的女裁縫師一起去看電影。當天上映的片名叫做「布列塔尼半島傳說」。銀幕上出現她少女時代的簽名時，她不禁驚叫了出來。雖然只是短短幾秒的一幕，在整齣戲裡並不是重要的畫面，卻深深印入維羅妮克的腦海中。之後每次想起，就湧起近乎恐怖的驚訝。於是她委託私家偵探周德雷利前去調查。不久後，周德雷利給了她一份調查報告。

那天傍晚從巴黎搭乘開往布勒斯特的快車，第二天早晨在堪培雷站下車，改乘馬車到哈烏埃村。在旅行社用過午餐，順著往埃培的公路走，爬上第一坡道的盡頭——通往羅克立夫鄉的岔路。岔路前的路旁有一幢古老的房子，好像是給修路工人、牧羊人或露營者避雨歇息用的，殘破不堪。

妳少女時代的簽名確實出現在那屋子的門板上，有點模糊了。

電影《布列塔尼半島傳說》是去年九月出外景，妳的簽名必定是在拍外景前就畫上去的。但是查不出是誰所做，為何而做。





維羅妮克雖然接到周德雷利的報告書，仍然半信半疑。為了解真相，她特地從法國東部獨自旅行到西北部。

「啊！真的有我的簽名。我從來就沒來過這裡，到底是誰做的呢？為什麼要把我的簽名畫在這裡？」

她環視小屋一圈，並沒發現第二個簽名。推開門，屋裡很暗。從強烈的陽光下驟然走進黑暗的地方，眼前一片漆黑，一股無法形容的味道撲鼻而來，讓人覺得噁心。她退回門口，等待一會兒，讓新鮮空氣可以進入屋內。沒多久，眼睛慢慢習慣後，她壯著膽再走進屋裡，不到兩步，腳底下就踢到一堆軟軟的東西。她蹲下去看，不禁大叫出聲。

一具男人的屍體橫臥在地上，沒有右手掌，手腕處包紮的繃帶鬆開了。維羅妮克嚇得魂飛魄散，四肢發軟，跪倒在地上，好一陣子才振作起來，查看那具屍體。

屍體的頭靠著凳子，白髮散亂，上脣和兩腮長滿了白鬚，嘴脣和皮膚都發紫。他身上穿著一套粗布衣褲，像當地的老農夫。屍體旁邊有一卷圖紙，維羅妮克用顫抖的手把它撿起來，展開一看，又是一聲驚叫。



那是一張用深紅色顏料畫成的圖：四個十字架上釘了四個女人。第一個女人頭髮蓬亂，表情痛苦，比其他三人更顯驚駭。她頭頂十字架的木頭上，很明顯的寫著 V.I.H. 三個字母……維羅妮克差點嚇昏。

依照古老的習慣，十字架上的人，名字一定要寫在頭頂的柱子上。如果這張圖也依照慣例的話，那圖上的女人，毫無疑問就是維羅妮克了。

維羅妮克尖叫的往外衝，結果絆到石頭，摔了一跤，當場昏了過去，不知過了多久才又甦醒。十多年來經歷了許多困難和悲傷的她，個性也磨練得像個男人。因此等心情稍微平復後，又折回小屋，撿起地上的圖紙，再仔細觀看。

十字架左下方有十五行小字，寫得雜亂無章，好像是密語，又像是胡亂塗寫的。不過，裡頭還是可以找到幾句完整的句子，譬如第二行的「四個釘在十字架上

的女人」，第十一行的「有三十具棺材的島」，最後一行的「具有生殺力量的魔神

之石」。那十五行字的四周分別用紅、黑兩種顏色畫成雙重方框，方框上面又用紅色顏料畫了兩把刀柄交叉的鐮刀，下方畫一具紅棺材。

「真奇怪！」維羅妮克邊想邊研究那張圖。





那張圖可能是不善繪畫的人模仿古書插圖描繪出來的，雖然筆觸不精細，但殘忍、恐怖的內容令人毛骨悚然。圖的中間，維羅妮克被釘在十字架的畫面最大，其他三個則在維羅妮克後面，分別有一段距離，靠近邊緣的那個最小。

後面那三個人都穿著當地農婦的服裝，梳著農婦常見的髮型，頭上紮著的黑絨布巾像鳥兒的翅膀垂在肩膀兩側。三個血淋淋的女人令人噁心，但被釘在中央的維羅妮克更是慘不忍睹。她的手腳雖然沒被釘牢，但從肩膀到兩腳間卻被麻繩綁得緊緊的，身上穿著死人慣穿的白色壽衣。那副受盡折磨的絕望神情，就是她二十歲左右時的表情。多麼奇怪的圖，好像是魔鬼的預告……也許有一天，她真會被釘上十字架……維羅妮克愈想愈害怕，渾身不停的顫抖，不由得把圖片撕成碎片，扔在地上。她瘋狂的跑出屋外，一路跑到哈烏埃鄉公所。

鄉長和派出所的警員聽了她的報告，都覺得不可思議。命案的消息很快傳遍全鄉。一小時後，她跟鄉長、警員和鄉民們又到了岔路前的小屋來。

警員推開小屋的門，探視了一下，馬上轉過頭困惑的看著維羅妮克。屋裡並沒有老農夫的屍體，只有一些破爛的家具而已。

## ❖ 悲傷的回憶

「怎麼會這樣？」維羅妮克也愣住了。

「妳為什麼跑到這個偏僻的鄉下來？妳能描述妳所看見的屍體模樣嗎？」

維羅妮克累得快支撐不住，被員警這樣一問，更是答不出話來。

「我什麼都不知道，我要回巴黎了，離這裡最近的車站在哪裡？」

「斯卡耶站和羅波田站這兩站，距離都一樣。」

「那我要從哪裡上車呢？我的行李放在旅行社裡，請你派人用馬車送來給我。女人走路速度比較慢，你一定可以趕上的。」

維羅妮克離開小屋，經過羅克立夫鄉，往南走沒多久，就到往斯卡耶和羅波田兩個火車站的交叉路口。

「噢？」她又叫了一聲。

路旁小屋的牆上用粉筆畫著她的簽名，簽名下面有箭頭和阿拉伯數字10。

「這裡也有我的簽名，號碼是10，如果順著這個箭頭的方向走去，也許可以

看到數字標示11、12的簽名。」

雖然不知道是誰畫的，但冥冥之中好像有人要帶她到某個地方似的。恐懼和好奇心讓維羅妮克的血液沸騰起來。她稍微鎮靜後，決定要解開這個謎底，也要揭穿那張可怕的圖和老農夫的怪案……

不！不僅如此！也許可以更進一步查出我婚後不幸遭遇的真相……少女時代的簽名和箭頭數字，一定會引導我到某個地方。為了解決這些問題，我必須振作、堅強，依照箭頭的方向繼續往前走。

她這麼告訴自己，也開始了她追蹤式的旅行。

維羅妮克是以研究「布列塔尼巨石陣」聞名於世的考古學家安東尼·達朱蒙博士的獨生女，幼年喪母，和父親相依為命。她婚前幸福，婚後卻很悲慘。

巨石陣是史前民族用巨石建造的文化象徵，將巨石排列、堆疊成各種樣式，用在葬禮或祈禱的場所。這種巨石一般的高度是二到七公尺，可是，布列塔尼一帶的巨石卻高達二十公尺以上，數量又龐大，達朱蒙博士經常到這一帶從事研究工作。

一九〇二年七月的某一天，達朱蒙博士帶著維羅妮克在普隆尼的森林公園裡散步，突然從樹林裡竄出四名蒙面怪盜，用木棒打昏博士，並將維羅妮克擄上車。

第二天，警方隨即查出案情真相。出乎意料的，主犯竟是跟維羅妮克相戀的波蘭人，名叫「阿爾基希斯·波斯基」的年輕男爵，他雇四個流氓犯下這起案件。

波斯基原是個惡棍，佯裝成有教養的波蘭男爵在社會上活動，曾經誘騙不少良家少女。心地單純、未經世故的維羅妮克在某個場合碰到他，受他甜言蜜語所惑，和他私訂婚約。不久，達朱蒙博士看穿波斯基的本性後，極力反對這門婚事。維羅妮克卻依然瞞著父親，繼續和波斯基交往。

達朱蒙博士是個頑固、易怒的人，過度投入研究工作的他，變得有些神經質。當他得知女兒被波斯基雇人以暴力擄走後，便暴跳如雷的說：「波斯基可惡，維羅妮克也不好。她母親去世後，我辛辛苦苦把她撫養成成人，她竟然背著我跟那個流氓鬼混，害我被嘲笑。我一定要報復，我要用最殘忍的手段來報復他們，把他們推向最不幸、悲慘的深淵裡，叫他們自食惡果。」

達朱蒙博士暗下決定後，便答應女兒維羅妮克和波斯基結婚，並讓他們在法國



南邊的城市尼斯舉行婚禮，並定居尼斯。

一年之後，維羅妮克生下一名男嬰，取名為「福蘭索瓦」。在一個暴風雨的夜晚，達朱蒙博士到維羅妮克家，偷偷抱走福蘭索瓦，坐上汽艇前往義大利。

強風怒濤襲擊著博士的汽艇，艇上的水手奮不顧身的在驚濤駭浪中挺進。汽艇駛近義大利海岸時，終因不堪風雨的襲擊，整個被海浪吞噬了。四名水手僥倖被漁船救起，博士和他的外孫福蘭索瓦卻行蹤不明，連屍體都沒有被撈獲。

消息傳到維羅妮克耳裡，她痛不欲生，害了重病似的終日躺在床上。

這時，丈夫波斯基也開始露出猙獰的面目。父親和兒子死於海難，又遭到丈夫百般虐待的維羅妮克，終於從噩夢中驚醒，認清波斯基是個冷酷無情的惡棍，不能再跟他生活下去，便在某一天晚上逃到修道院當修女，以求解脫。

後來種種因素讓她難以繼續待在修道院，因此獨自搬到法國東部的布珊遜市。在私家偵探周德雷利的支持和協助下，她開了一間女裝店，過著簡單樸實的生活。

十多年來，她歷盡滄桑，嘗遍辛酸，終於把女裝店經營得小有規模。可是每當憶起過去的悲歡歲月，慈愛的父親和可愛兒子的身影時，仍會引發哀愁。

今天，當她踏上父親曾經研究過巨石陣的布列塔尼半島，發現這個簽名、箭頭和阿拉伯數字，就認定這是命運的安排。

她繼續前進，到了交叉路口時，又看到另一幢破房子牆上的簽名和箭頭，下面清楚的寫了阿拉伯數字11，箭頭的方向指著羅波田車站。

### 👑令人懷念的催眠曲

維羅妮克走到羅波田車站時，天快黑了。她在教會的牆上又看到箭頭和數字12。隔天早晨，她按照箭頭所指的方向，走向通往康卡諾鎮的公路。在康卡諾鎮出現了數字13和箭頭。依照箭頭，沿著海岸的小路來到一個叫做「梅田」的小漁村。在這裡，她費了三天時間，才在海岸峭壁旁的巨石上找到數字14。

「咦？沒有箭頭……那麼，這裡應該就是最後一站了吧？」

峭壁下是湛藍的大海，兩三隻海鷗展翅在天空盤旋。波浪衝擊岸邊的岩石，銀色的水沫往四面八方飛濺。



一艘汽艇靠在岩石邊，艇上沒有人，白色的沙灘上卻留下蜿蜒的腳印，顯示汽艇上的人是從那兒上岸，往村莊方向走去。維羅妮克順著坡路走到汽艇邊。不一會兒，她看到一男一女從村裡邊講話邊走了過來。男的兩手分別提著裝了牛肉、魚、蔬菜和鹽的六個袋子。維羅妮克趕緊躲到岩石後頭聆聽他們的對話。

「奧諾林太太，這次的旅行怎麼樣？」

「好極了！老伯。」

「妳去了哪些地方？」

「去了巴黎！我丈夫要我替他處理一些事情，所以在那兒住了一個星期。」

「我檢修過這艘船，還有很多汽油。」

「是呀！我來這裡之前，也在島上加滿了汽油。袋子給我吧！麻煩您了。」

「一共六個袋子。沒忘了什麼東西吧？還需要麵包嗎？」

「需要。」

「那麼，我會準備好麵包，等妳下次來拿。」

「謝謝您！」

「開船小心！雖然沒有風浪，可是附近都是暗礁，不小心撞到，船底可是會開花的。那些暗礁就像藏在海中的獸牙，隨時等著要吃人，連我這個老漁夫都怕它三分。不管怎麼說，我就是不喜歡島名叫『三十具棺材的島』，實在太不吉利了，不知道當初是誰取的？」

維羅妮克幾乎叫了起來。三十具棺材的島……在小屋撿到的那張圖上，就有這麼一句。這個島的外圍布滿危險的暗礁，附近一定發生過海難，之後尋獲了三十具屍體，裝進三十具棺材，埋在島上，才取名為「三十具棺材的島」吧！

可是，這個不吉利的島和四個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女人，有什麼關係呢？

老漁夫把東西搬上汽艇後，爬上坡道回村裡去。女人把自己帶回來的籃子搬進艇裡，又走出來，站在甲板上，舒展筋骨似的張開雙臂。

維羅妮克從岩石後面看清楚她的面目和姿態，不禁驟然變色。

「太像了！」

那個女人的造型跟那張怪圖中的一個女人幾乎一模一樣，服裝、髮型以及紮頭髮的黑絨布巾，彷彿十字架上的女人活生生的出現在她眼前。







這個女人約末四十歲，身材結實皮膚黝黑；眼神充滿智慧和慈愛。女人伸伸胳膊，做了幾次深呼吸後，一邊解開汽艇的纜索，一邊溫柔的唱著催眠曲。

慈愛媽媽，抱著可愛的嬰兒。

搖啊搖，乖乖小寶寶！

搖啊搖，乖乖睡覺吧！

寶寶哭了，

聖母瑪莉亞也哭了！

寶寶笑了，

聖母瑪莉亞也笑了！

寶寶唱歌，

聖母也跟著唱歌。

可愛的寶寶，睡覺吧！

雙手合十做禱告，



聖母保佑小寶寶，  
可愛的小寶寶，乖乖睡覺到天亮。

優美的歌聲傳進維羅妮克的耳朵，深深打動她的心——一種悲傷又甜蜜的回憶浮現在腦海裡，她不自覺的熱淚盈眶。

「這曲調……好像在哪裡聽過。啊！對了！是我小時候媽媽唱給我聽的搖籃曲，是媽媽的家鄉薩波亞的搖籃曲，也是我常為福蘭索瓦所唱的歌……可愛福蘭索瓦跟外公在義大利的海上遇難了……我的寶貝！我的父親……」

歌聲不斷的從艇上傳過來，淚水止不住的從維羅妮克眼裡淌下來，她不自自主的走出岩石，朝汽艇跑去。

甲板上的女人，看到突然出現在眼前的陌生女子也嚇了一跳，歌聲頓時停下。

「是誰教你這首歌的？」

「島上的人教我的。」

「島上……是那個棺材島嗎？那個有三十具棺材的島嗎？」

「是的。可是，那個島的原名叫做『撒勒克島』。妳要去那裡嗎？」

「不！……連我自己也搞不清楚。我遇到了許多噩夢般的怪事……又像患了夢遊症的人似的跑到這裡來。不！我應該是被一個奇怪的記號給引來的。」

「哦！記號？是什麼記號呢？」

「是我年輕時的簽名，V.A.H.I.三個字母和箭頭，以及阿拉伯數字。」

「咦？」船上的女人愣住了。「V.A.H.I.……那妳是維羅妮克·達朱蒙小姐？」

「妳怎麼知道我的名字？」

「啊！小姐！」女人突然抱住維羅妮克說：「小姐！……這不是做夢吧？」

「妳是誰？怎麼會認識我呢？」

「我叫做奧諾林，我……不，不，我的事情不重要。小姐，請問妳，妳最早是在什麼地方看到那個記號？」

「在哈烏埃鄉。」

「哦！那裡我很熟。」

「在哈烏埃鄉盡頭的小屋門上看到的，而且屋裡有一具老人的屍體。」





「誰的屍體？妳報案了嗎？」

「報案了。但我帶警察回到現場時，屍體竟然不見了。」

「一定是有人把他藏起來。小姐，妳能想到什麼線索嗎？」

「不，一點都想不出來。」

「妳怎麼會知道棺材島的名字？」

「老人的屍體旁邊有張圖畫了四個女人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圖，那張圖上就寫著這個名字。」

「什麼？四個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女人？……」奧諾林臉色乍變，顫抖的說：「真的是四個人嗎？」

「是的！其中一個是我。另外三個都穿著跟妳一樣的服裝，梳著同樣的髮型，連繫頭髮的黑絨布都一模一樣。」

奧諾林充滿矛盾的遲疑一下，再拉著維羅妮克的手說：「小姐！我想，我們還是快到有三十具棺材的島去吧！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待會兒妳就知道。妳真的是維羅妮克·達朱蒙小姐吧！那麼，令尊是？」

「家父是考古學家安東尼·達朱蒙博士。」

「妳是和波蘭的貴族……」

「阿爾基希斯，波斯基伯爵結了婚。」

「生了一個孩子，叫……」

「福蘭索瓦，是個男孩子。」

「令尊帶著福蘭索瓦逃往義大利的中途遇難，從此行蹤不明……」

「是啊！兩個人都去世了。」

「妳為什麼說他們去世了呢？」

「獲救的四名水手證實他們去世了。」

「令尊收買了四名水手，叫他們這樣說的。妳父親和兒子都還平安活著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

「真的！他們就住在三十具棺材的島上。我是令尊的僕人。他年紀大，身體也弱，經常懊悔的說要向妳道歉。我也曾奉命到處找妳，可是一無所獲。」

「哦！爸爸後悔了……」

維羅妮克沒想到頑固的父親竟然也會後悔，高興得流下淚來。

「我曾經在修道院藏匿了一段時間，後來到布珊遜市開了女裝店。如果爸爸在報紙上刊登尋人啟事，我一定會來的。」

「妳父親曾經登過尋人啟事。波斯基看到那則啟事，就到島上來。他痛恨妳離開他，揚言要報復妳。他到島上的目的，就是要查明妳的行蹤。」

「波斯基看到爸爸了嗎？」

「不！令尊非常細心，他不願意讓社會大眾知道他還在人間，所以除了島上的居民外，誰都無法見到他，當然也不會跟波斯基見面。只有我和波斯基談了幾句話，之後，波斯基就離開了。」

「爸爸現在還在島上嗎？」

「在！跟少爺在一起……」

「哦！福蘭索瓦，我真想快一點見到他。奧諾林，請趕快開船吧！」

「是！……不過，剛才妳說在哈烏埃村的小屋裡看到的那一張圖，十字架上的

女人，真的是妳嗎？」

「不錯！是我。十字架上還有我的簽名。」

「哦！這就是我不確定該不該帶妳到島上的原因，我擔心妳到了那邊，可能會遭遇厄運。那個可怕的……預言……」

「預言？……什麼預言？」

「很久以前，島上就流傳著奇怪的預言，說有四個女人將被釘上十字架……奇怪的『魔神之石』的火要燒死許多人……要把三十具屍體裝在棺材裡，拋到海底……魔鬼要在島上作祟……實在太可怕了。」

奧諾林的聲音不時顫抖，讓人有種不祥的預感。

## 👑 魔鬼的詛咒

「什麼釘上十字架，什麼魔神之石的火……都是無稽的迷信。」維羅妮克說。

「不是迷信。島上某個地方有正在燃燒的火焰，它不是普通的火，而是地獄的魔鬼之火。有個叫做『馬甘諾』的老人最了解這火的情形。」

